

**甜甜系列**

**千禧真情无法抗拒**

**爱情巨献**

**精挑细选 倾情发行 港澳台火爆销售全亚洲!**

滚滚红尘, 恋恋风情, 爱情永远是人生的主题!

动人故事, 美丽动听

你所有美丽的幻想 尽在本书中实现

文字完美百分百



**台湾爱情故事每日奉献**

**都是爱情的祸!**



〈龙之一〉

**柔情君心**

是你换回我遗落已久的情感  
让我再也做不到视若无睹的淡静状态

**台湾墨黎**

甜甜系列：

141

柔情君心

(墨黎)

出版发行：敦煌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李德会

印刷：甘肃省社科院印刷厂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 1/64

印张：3

字数：60千字

版次：2000年4月第1版 2000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00册

书号：ISBN 7-80587-537-5 / I·499

定价：4.00元

版权所有·请勿翻印

“  
”  
·  
·  
·



# 柔情君心

〈龙之一〉

## 内容简介

上天既然让她离开了杀手炼狱，重生未亡

又为何要让她的心遇上他的温柔相待？

看似伸手可触，又似遥不可及的柔情  
对她来说是种奢求，亦是心灵的折磨啊！

像他这样一位绝世翩然的男子

合该配得一名心性纯良的女孩

而她曾造就不少罪业，双手染满血腥

如果将心里的绵绵情意诉予他知晓

她不能让自己的感情造成他不必要的负担！

他向来无怨无求的，但自从教了她之后

竟也开始懂得渴望，情绪渐渐影响思维

执意想从她的心中拿出些什么

她填补自己生命里遗失的一半空间

但外貌冷艳的玫瑰其实缺乏自信、自卑得很  
不敢接受他的呵护，而他又怎会看不出她的顾忌

饶是如此，她却甘愿为他赴汤蹈火呀！

本就不被允许生还的人却被他救了

这个“死亡战帖”他可是接得心甘情愿！

# 第一章

在遥远的东方，神秘复杂的中国境内，一直以来便流传着一则传说。

“龙”，一个世人摸不透也渗不人的神秘组织，盘旋于人们心中已不知有几千年光阴，更在历史的洪流中载浮载沉，时而销声匿迹、时而名扬天下。

从来无人知晓它因何而存在；不争雄、不夺名、不求利，却间问断断造就了许多传奇故事，加上中国人的老祖宗们绘声绘影地替它的一切事迹渲染夸大，千百年下来，历经了漫长悠久的口耳相传，它俨然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组织。

当然，传言总是虚多于实，但事实的真假对世人来说早已不是那般重要，重要的是它的神秘性愈来愈浓厚，人们对它仅知皮毛，却怎样也无法揭开那一层又一层的谜纱，窥得它的真面目。

所幸，在诸多的传言中，仍有些事实存在。“龙”每代的领导者都有五人，以及一名医术精湛的大夫，和一批训练有素的杀手保镖，而在这群杀手保镖中再选出五人负责五位领导人的安全，是谓“五护卫”。

关于“龙”的传言，现今仍在持续增加中。



清晨，山林里雾气茫茫，虽有些许光线借着树叶间的缝隙渗入林中，为它带来一丝温暖，但仍抵不过空气里湿冷的气息继续弥漫。

幽幽静静，杳无人迹的山林看起来有些诡谲，凉风拂动，依附于植物上的寒露因而滑落，一切都是如此地安谧宁静，只有早起的鸟儿发出阵阵鸟鸣，谱出属于山林的乐章，为这里妆点上一份活泼。

倏地，栖息于树梢林间的鸟儿骤然振翅高飞，既慌且急，原本安静的林区起了一阵骚动，清冷的空气开始飘散着一股惊悸气氛，更可以嗅出一丝丝危险的气息。

沉影跌跌撞撞地在林木茂盛的崎岖山径奔跑，娇艳的容颜明显地染上浓浓疲惫，早已透支的体力根本不允許她再继续穿梭难行的山路，但她硬咬着牙，无论如何她都得摆脱身后那几名男子，逃离他们无情的追杀。

逃到这座无人山林怕已有近两天的光阴吧！她又累又饿，却不能稍缓奔逃脚步，只要她略微停顿，那些人便能立即追上她，将她送至西方极乐。

“刷”地一声，树枝又勾破了她的衣服。她想，她身上的衣物恐怕已离“破烂”两字不远了。

有些头晕目眩地用手轻揉太阳穴，她想加快脚步却已力不从心，一个不留神，她踩到湿滑且长满

青苔的石头，整个人就这么倾跌于地，摔得周身发疼，骨头像是全散了。

“在那里！”

狙杀她的人已发现她的行踪。

沈影低咒一声，急忙从泥地爬起，顾不得摇摇欲坠的身体是如何的虚软，再怎样她也要逃开。

“你逃不了的！”追来的杀手中有人见她犹想做困兽之斗，不禁冷哼，瞬间迸起杀机，沉重得教人胆战心惊。

沈影绷着脸，她已无多余气力回话，硬是拖着几乎瘫软的身躯奔往前方。能逃得了一时是一时，她不想就这样莽生在荒郊野地、清冷山林间，不值得！

在毫无目的地奔跑过后所带来的一身新添的伤痕，有些刺痛，却比不上脚踝传来的痛楚。她蹙起双眉，在这种非常时刻竟扭伤了脚，无疑是雪上加霜，方才跌倒的后遗症很可能使她逃生的机率转变为零。

没路了！

她连忙煞住脚步，双眼愣愣地瞪着前方的悬崖。前是断崖，后有追兵，她要往哪逃？难道真是天要亡她？

“沈影，你这次无路可逃了吧！”

无情的催命声冷冷响起。

沈影的神情转寒，转身面对他们。终究，还是让他们追上了。

“动手吧。”眼剪这一关她是逃不掉了，但死也要拉个垫背的，日后在黄泉路上才不会寂寞。她



知道他们计量过她发出几发子弹，笃定她已完全没有子弹可用，但其实她尚有一发子弹。一直以来，没有人知道她习惯隐藏第七发子弹。

“你倒爽快。”为首的男子缓缓举枪瞄准她的心口，同时示意其他人别动手。他冷冽的眼神像在看待宰的羔羊。

“你认为你一个人就解决得了我？”沈影嗤笑。“别忘了我在杀手界的成绩是如何璀璨。”不自量力的家伙！

“那已是过去式了。”他抿唇冷笑，缓缓扣下扳机。“再璀璨的星辰也会有损落的一天。”经过长时间的逃逸，他就不信她还有反扑抵抗的能力。

沈影黑白分明的瞳眸讥讽地扬起了不屑。“身为一  
名一流杀手，难道不知道轻敌是杀手最大的致命伤？”

“多谢你的临死赠言。”他在冷笑中陡起杀意，立刻扣下扳机，欲结束她的生命。

砰！砰！

几乎是同时，平空响起了两声枪声，毫无预警的。

男子的双眼瞪得犹如铜铃般大，盯着眼前因中枪而身躯往悬崖倾倒坠落的沈影，他的意识一闪即逝，融含了请多错愕恐慌、惊心诧异，以及不敢相信！

她的枪里还有子弹，她还能反击！该死的是，她坠崖前笑了，笑他不自量力是吗？那抹笑好嘲讽、好嘲讽……

“威哥！”

突如其来的变化，教其他人措手不及，等到他

们扶住中枪的江威后，他已气绝归西。有人连忙上叨察看沈影坠崖之处究竟多高。据判断，这座断崖起码有数百公尺高，被江威射中心脏要害，又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去，想活命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再回头探视江威眉心上鲜红怵目的弹孔鲜血汨汨不停淌出，那人不禁感到一丝寒意。

一直以来，沈影就是组织里的顶尖杀手，传闻中她枪法如神，从未有失手的纪录。但传闻终归是传闻，谁肯相信一名女流之辈的能会会远远超过男人，组织中不服气的杀手大有人在，像江威便是一例。如果不是沈影执意脱离组织，上头也不会下了“三日追魂令”，只要她撑过三天逼命无情的追杀，她便能正式断绝与组织的关系，恢复正常人的生活；而负责狙杀他们的他们，也因此见识到了何谓真正的枪法如神。

在体力严重透支，几乎快瘫痪于疲累饥渴的情况下，她犹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不偏不倚射中江威的眉心要害，这份能耐委实令人咋舌。今日若换成别人，连瞄准目标都已力不从心了，又怎能击毙对方呢！

几名原该冷酷的杀手盯着江威的尸体，表情反而有些惊惧。谁也没料到，晋身于亚洲十大杀手卒的江威就这么死了，恐怕连当事人也没想到自己会死得这么猝不及防，因追杀沈影而使自己跟着赔上了一条命。

“任务完成，撤！”其中一人扛起了江威的尸体，领着其他人回去覆命。

身中致命的一枪，又坠落几百公尺的悬崖下，沈影也是注定活不了的。

几个人迈步离去，浓厚的肃杀气息随着晨雾渐散而骤灭，冰凉湿冷的空气却开始飘散着死寂，环绕着悬崖四周……



混沌未明的意识里，有着极为强烈的求生欲望，可是于恍惚中所传来的激烈痛楚，却让沈影一度丧失仅剩的意志。好几次，她几乎快被汹涌袭来的黑暗给完全吞没，但每当危急之时，总有一股不知名的力量将她拉出黑暗漩涡外，还她本来意识。

浑浑噩噩的思绪不时传来阵阵疲疼，她好象、好累，想放任自己的心灵休息，却一直有某种声音不停警告她，只要她的心情一放松，她就完了。

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感觉上是段相当漫长的光阴，她身上的疼痛减少了不少，混沌的脑子也愈来愈清楚。渐渐地，她知道有人救了她，那人传予她一丝温暖来驱逐黑暗所带来的不安。隐隐的约，她已可感觉到眼皮外的光线，听力也逐渐恢复正常。她捡回了一条命。

慢慢地，沈影睁开了眼。长久处于幽暗的世界，即使现在的光线极为柔和，也能使她的眼瞳受到不小刺激。

“你醒了？”蓦地，清亮悦耳的声音窜进她的听觉。

是这个声音的主人救了她？这个认知迅速在她

的脑海运转。她反覆睁闭双眼，已稍能适应外来的光线，不过眼前的景象仍是模糊不清，她根本看不清对方的长相。

“是你……救了我？”字字皆由喉里逸出，她惊觉自己说话有些困难，喉咙干涩且烧烫，吐出来的字句几乎不成样，连她自己也不懂出口的话。

“喝水，润润喉。”对方小心翼翼地扶她起身，在她干燥的嘴里倒进清凉的茶水。“你现在的状况不适合说大多话，有什么话等你情况好些再说。”

原本对方在扶她起身坐好时，周身酸痛难耐的情况更为明显，但茶水滑入她的咽喉后，一股清凉爽爽的感觉登时贯畅全身百骸，痛楚霎时减轻了大半。她有些许的讶异泛于心头，这人给她喝的茶水似乎有某种神奇的疗效。

“我……我的眼睛……”为何到现在她仍看不清眼前景象？照理说她张眼已有一段时间，早该可以清楚视物才是。

她想看清救命恩人的相貌，从对方轻柔和缓的声音听来，她无法判断他是男是女，这是种很独特的噪音，有男子的清朗，也透着女子的柔婉。再考，对方的手臂在扶起她时，她竟分辨不了那种好似男人骨架、同时也有着女人纤细的怪异感觉是属于男人或女人。过去，她可以很轻易的看穿所有伪装、分析任何事件的始末，会在杀手界闯出一片天地不是偶然，她自有一分条件。如今，她却分辨不出对方的性别，莫非坠崖后的她已不再拥有绝佳的

观察力，或者说，她的判断能力已不如从前？

一窝蜂的思绪在脑中乱窜，她来不及整理，也无心理会，她最忧心的是她的双眼。是坠崖造成她无法清楚视物吗？会失明吗？其实她想的已太多，能捡回一条命已是上天的眷宠，否则她早该见阎王去了，还能让她在人世思考失不失明的问题已是极度幸运。

“你的脑部受了震荡，幸好无大碍，只是暂时影响到你的视神经，很快就可以好了。”

清清柔柔的嗓音仿佛有镇定人心的功效，安抚了沈影些许紧张。纵然她的神色不见丝毫不安，但是她微颤的双手已泄漏了心中思绪。

一个人的状况正值不稳定时期时，心事是很容易外泄的，就算那人以往再冷静、再沉着，也会有心灵露出空隙的时候。

沈影闻岂安下心，思绪又见清晰。

“这里是医院吗？”感觉上又不太像，没有药水味，反倒飘散着一股清新香气。即使看不清，她仍可知道自己的伤势受到极佳的照料。通常只有大型医院才能做到如此妥善的医疗。

“你认识这里是吗？”对方轻轻逸出笑声，非常好听，仿如要沁人人心般。“这是我家。”

“你家？那我身上的伤……”停顿了下，她沉吟，“你是医生？”也许，这人有钱到自己建座医疗室，一切设备措施不逊于大医院。组织里就有三栋私人医院、两间医疗室，不对外开放，所有的设施仪器都是最顶尖一流的。

“我不是。”将她轻轻调回躺下的姿势，他替她覆上了丝被。“你身上的伤是我一名学会的朋友处理好的。这几个星期他暂居这里。你很幸运，很多人想要他伸手救援他还不肯，难得他愿意救你。原本这些天是你的危险期，既然你已醒来，就代表捡回性命，只要休息疗养个十来天，应该就能行动自如了。”

“我昏迷了多久？”不论多久，“三日追魂令”的时效也该过了，她终于脱离了组织。

那个盘踞亚洲的地下杀手组织——“殒门狱”。

“九天多。”

“施救的人虽是你的朋友，但是救你的人是你吧！”这是她的直觉，没来由地，她如此相信着。

“嗯。”他顿了顿，声音透着几许关怀，“好好休息，别再说话了，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比初生婴儿还虚弱，必须静静培养体力才行。”轻轻离开了床沿，柔雅的声音又逸出口，“我去炖个东西给你吃，别试着下床走路，你的状况负荷不了，知道吗？”

“你不问我的伤是怎么来的吗？”一般人捡到中枪的伤患必是大惊失色，急忙报警处理才是，但这个人没有，从头至尾连一句话也不曾问起。这种不寻常的镇定教她疑惑万分。

“既然救你，又何必在乎你是因何事而受伤，问了，你的伤势就会多好一分吗？”微细的笑声漫扬屋内。“别说话了，嗯？”

“你不想知道我叫什么名字？”这人连问也不问一句，她有些许异对方不同常理的处事态度，至

少也得询问救来的人叫什么名字。

对方沉默了一会儿，数秒钟后才缓缓开口，“你叫做沈影，我有朋友认得你。”

她猛然一呆，会认得她的人只有——！“你那个朋友也是‘殒门狱’的特级杀手？！”再不便是曾与她照过面或交手过的人物，但通常那人往往也是一流杀手，在杀手界中享有盛名。

“不是，他和殒门狱没关系，只不过他恰巧也是一名杀手罢了。”对方云淡风清地解释。

她没猜错。不过，有朋友拥有一身精湛医术，有朋友是杀手界的一分子……突然她觉得这名救她的恩人似乎有着不凡的来历，一般人是不太可能和杀手论文，何况此人也结识杏林高人。她自知坠崖的她伤势太重，存活率几近零，能挽回她一条命的人肯定是医术绝妙的高人，能结交到这般奇异人士的人，恐怕也非平凡庸人。

“你是谁？”她多少也该对这类特殊人物有印象，或许她曾听闻过此人的大名。

“唐君淮。”他浅浅一笑，“还有，别再猜测我的性别了，我是男的。”随后，他轻轻步离房，掩门而去。

第一次，沈影发觉自己的脸上也会有燥热的时候。他是怎么察觉她心中的想法？是他的观察力太敏锐？还是她表现得太明显？她竟然这样简单便让人着穿了心内事。

睁开的眼眸依旧看不清周遭景物，不过那已不

重要，她的心思暂时环饶于恩人的姓名上。

老实说，她对这个名字一点印象也没有，但是他的言谈间明明流露着不俗……

唐君淮，她的救命恩人，然而他的背景来历似乎很值得探讨。



在床上躺了三天，沈影的伤势好得非常快。从悬崖上摔落造成她多处淤青、伤痕累累，四肢也有部分扭伤、些许轻度骨折，没碎骨实是出人意料的奇迹。除了左胸口中弹处复原缓慢外，其余的伤处不论是被树枝刮伤刺入，或是被砂石划破嵌入肤内的地方，均有良好的复原状况。

唐君淮曾不下一次的说她福大命大，从鬼门关外绕了好几圈就是不肯进去。

福大？命大？对她而言这种意境太遥远，不过，脱离了那个黑暗组织该算是运气不错吧！

这间屋子目前住了四个人，一是她、一是唐君淮，以及对她处以妥善救治的宫道笙，和具有杀手身分的罗杰斯。

从唐君淮口中得知，此地几近与世隔绝，居于此处有些像是隐居状态；她非常幸运，坠崖那日他正好路经不常去的崖底，在无意中发现了半挂于树上的她。据他所知，只要他再晚个几分钟发现她，她就得魂归极乐了。一切像是冥冥中自有定数，保她大难不死。

人说大难不死、必有后福，她不敢奢望那些未降临的福气，日后的何去何从将成为她心中一大问题。

思绪再度翻转，或许坠崖后的她已有些改变，对于唐君淮等三人，她有了未曾泛起的好奇心。这三人的性情均有极大的分野，他们是如何凑在一起的？三人中属唐君淮最善解人意，常陪她谈天打发时间；而宫道笙则是淡言淡语，大部分的时间都不吭一声，很少理她；其中以罗杰斯最是沉默寡言，每次他进房时，一股压迫感便向她袭来，不知是天性如此抑或对她怀有敌意。

敌意？她不记得自己曾得罪过他，甚至她过去也未曾和他照面交手过，不过他倒是很清楚她过往的行动任务。

唐君淮曾提起，只要是稍具名气的杀手，罗杰斯均能点摘不漏的记下一切，但他既然不曾和她交手过，又如何认得她？除此之外，罗杰斯待唐君淮不像朋友，反而像下属对上司般的恭谨，这从平时两人间的对话便可听出端悦。

她觉得他们像是一团谜，能她一种难以揣测的神秘感，或许他们来自某个组织……某个家族……

若真是如此，为首的人必是唐君淮吧！三人之间的微妙气氛即使她的视力尚未恢复也感觉得出。

思及视力，她的眼睛是有好转，但仍是模模糊糊，只能稍微知道周围有什么，也不知何时才会完全复原。

“你能自己坐起身子”唐君淮甫进房内，便瞧见她坐在床边，好像正在思考什么。“想事情？能

“说吗？”

“你不是普通人……”沈影望向他，映入眼帘的人形稍显模糊，她看不真切。“罗杰斯本身是杀手，这便构成所谓的特殊身分，这种特殊人物却甘心听命于你，可见你的来历应该不凡。”何时她的视力才能恢复？她有股想看清他面貌的冲动。将救命恩人的模样好好记下是她目前唯一的心愿。

“哦？我倒觉得我很普通。我也是人，有七情六欲，会笑会哭，也会伤心绝望，生老病死、悲欢离合更是摆脱不了。即使身分与他人有所不同，但那又如何？我想，我并没有资格去认为自己不普通、不平凡。”轻柔的声音缓缓逸出，他步向她，顺手拉了张木椅让自己在她附近坐下，朝她微绽笑容。

“听起来很像是电视剧里那种见解独特的超凡人士才会说的话。”她评估。“但不可否认，你的来历应该不普通，我相信你不会撒谎骗我才是。”

“一定要谈论这个问题吗？它似乎不能帮助你的伤势加速复原，知道那些根本无补于事。不如这样，等你康复后才谈如何？”唐君淮轻声回避她的询问。

“不用这么迁就我，你有你的秘密，说与不说主权在你，是我逾越了。”她淡淡说道。

他放柔了神情，她郁郁不乐的模样让他有些不忍。她的眼睛着不清景物，已身又处于一种完全陌生的环境，自然会有急于了解一切人事物的心态产生，他的回避自会令她有些邑闷。或许她不知道自己的情绪如何，但他可看得一清二楚。

“你复元的速度比我们预料的时间还快。”希望他的话能转移一些她的注意力，他不愿见她心闷。

“我的健康状态一向良好。”

“殒门狱的杀手资料中已没有你的纪录，他们认定你丧生崖底，目前已由你以前的死对头孙洪秉接替你原先的地位。”见她凝神静听，他安下了心。“殒门狱的人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你的运气特别好，不但胸口那枪偏了，坠崖后也没身亡，还被我救回。如何？重获新生的感觉好吗？”

凝睇着他，她知道他在微笑，但她却让疑惑愈滚愈大，几乎占满了心房。

“你似乎很了解殒门狱的内幕？但……怎么可能，殒门狱的保密功夫向来做得滴水不漏，不可能外泄些许机密。”愈相处她愈感到他的神秘，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，何况尚有一点她不解，在这种僻静山林中，他是如何和外界通讯的？这里似乎没有现代的科技产品供他对外联络。

“天底下没有绝对无漏洞的保密功夫，只要查采的功夫够厉害，什么事也查得出来。”唐君淮捧起她满布伤痕的手臂，虽然已淡掉不少伤痕，可是严重处仍是红得令人怵目。“道笙给的药有按时擦吗？”那绝对是疗伤膏，抹在伤处不但快好，痊愈后也不会留下难看的疤痕。一个女孩家全身净是伤疤、又破了相，日后瞧见心里定会难过。坠崖的她，身上尚能保持完好的肌肤少得令人心疼，当初发现她的时候，见她血淋淋的一身，还真让他深探皱起了双眉。